

《佃农》 忆平生 五十

兼论经济学的
灾难性发展

张五常
著

张五常
经典作品系列

中信出版集团

《佃农》五十忆平生

兼论经济学的灾难性发展

张五常经典作品系列 张五常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佃农》五十忆平生 / 张五常著. --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9.5

ISBN 978-7-5086-9783-3

I. ①佃… II. ①张… III. ①经济学—研究 IV. ①F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70642号

香港花千树出版有限公司授权出版中文简体字版,
只限在中国大陆地区(不包括香港、澳门及台湾)发行销售。

《佃农》五十忆平生

著 者: 张五常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承印者: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4.25 字 数: 66千字

版 次: 2019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9年5月第1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 号: ISBN 978-7-5086-9783-3

定 价: 42.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装订问题, 本公司负责调换。

服务热线: 400-600-8099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目录

前言	7
第一章：回顾《佃农》先说闲话	9
第二章：思想文章，传世知难行易	19
第三章：超龄带技，拜师屡遇高人	29
第四章：寻找路向的日子	41
第五章：佃农理论出于长滩州立	51
第六章：芝加哥大学的图书馆	61
第七章：华盛顿学派的微光与新制度经济学的灾难	71
第八章：推断与解释中国	83
第九章：一蓑烟雨任平生	95

To my teacher Jack Hirshleifer
In grateful memory

给老师赫舒拉发
感激与怀念

《佃农》五十忆平生

兼论经济学的灾难性发展

张五常经典作品系列

张五常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佃农》五十忆平生 / 张五常著. --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9.5

ISBN 978-7-5086-9783-3

I. ①佃… II. ①张… III. ①经济学—研究 IV. ①F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70642 号

香港花千树出版有限公司授权出版中文简体字版,
只限在中国大陆地区 (不包括香港、澳门及台湾) 发行销售。

《佃农》五十忆平生

著 者: 张五常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承印者: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4.25 字 数: 66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 ISBN 978-7-5086-9783-3

定 价: 42.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装订问题, 本公司负责调换。

服务热线: 400-600-8099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目录

前言	7
第一章：回顾《佃农》先说闲话	9
第二章：思想文章，传世知难行易	19
第三章：超龄带技，拜师屡遇高人	29
第四章：寻找路向的日子	41
第五章：佃农理论出于长滩州立	51
第六章：芝加哥大学的图书馆	61
第七章：华盛顿学派的微光与新制度经济学的灾难	71
第八章：推断与解释中国	83
第九章：一蓑烟雨任平生	95

前言

《佃农理论》作为博士论文，其文稿被洛杉矶加州大学的图书馆接受、存档，是一九六七年。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印制成书面市是一九六九。今天看，该作将会历久传世，可不是因为该理论的创新有点小聪明，而是理论之外的两章，主要是在芝加哥大学作补充、大事加长的。

其一是《佃农》第三章，我细心地追溯前人在同一话题上的思想发展，客观地把前人在同一理论上的贡献与错失申述，尽量把贡献归纳在他们那边，余下来给自己的只是一小点。

其二是《佃农》第四章，分析合约的选择。虽然今天回顾该章有不少可以商榷的地方，但合约经济学这个重要的思想范畴是给打开来了。

在西方，一个中国学子的思维，有点新意的，被人抄袭的多，提及的少。然而，历史早晚会做出

中肯的判断。这解释了为什么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欧洲开始重视我在合约经济学的贡献。

张五常

二〇一七年十月七日

第一章： 回顾《佃农》先说闲话

《佃农理论》是我做研究生时的论文习作，一九六七年五月我把整理好的文稿交到洛杉矶加州大学的图书馆去存档。该馆要求甚严，每行打字的宽度与行距有指定的规格，差一小点也不收货。那时还没有电脑打字与排版，虽然有助手协助，我要奔跑几次才能满足图书馆的要求。

终于拿到图书馆收货的证明，跑到校务处领取博士文凭。殊不知外籍学生要多交五十美元手续费。我想，文凭一纸怎么值五十元呢？于是决定不要。正步出校务处，处长史高维尔（Warren Scoville）追了出来。他是欧洲经济史的大师，教过我，对我有深远的影响，两年不见，不知怎的他当起大学的校务处长来。他说：“外籍学生要交五十元才拿得博士文凭是不应该的，但这是校方的规定。你的论文经济系的同事几次向我提及，是我们要给你博士的，那五十元我替你付可以吗？”他这样

说，我急忙在钱包掏出五十元交出去。大恩不言谢，昔日在洛杉矶加大没有史高维尔及几位老师的悉心教诲，今天经济学行内不会有我这个人。然而，回顾当年，我的判断是准确的：以五十元购得的那纸文凭不知放到哪里去，而从那时到今天从来没有谁管我是不是博士。《佃农理论》是我的作品，自己引以为傲，文凭要来做什么？该作一九六九年在芝大出版后，他们寄给我说是首本的，我睡时放在自己的床上好几晚。该作既是“文”，也大可为“凭”，博士名头岂不是多余了？

不是伟人写片段回忆

一九六七到今天刚好是半个世纪。那是很长的时日了——十多个半世纪前是苏东坡的时代。朋友们知道这个日子，要在今年十一月举办一个《佃农理论》五十年的研讨会议。好些老朋友要参与，而令我感动的是哈伯格（Arnold Harberger）也要来。可惜医生劝告不宜作长途飞行，他听从了。他九十三岁了。我欠着他：一九六七年三月，《佃农》只写好一章，我收到他的一封电报，给我一个如雷贯耳的奖金，邀请我到芝加哥大学去。当时他是芝大经济系的主任，主导着如日方中的芝大经济学派。我

是受到他与阿尔钦（Armen Alchian）的鼓励，六个星期后把论文写好。

今天，为了十一月的会议自己要讲话，回顾一下《佃农》及跟着发展下去的研究历程，我决定先写此文，做点准备。事实上，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我写过三次。其一是二〇〇〇年为《佃农》在香港再版而发表的《〈佃农理论〉的前因后果》；其二是二〇〇五年为自己的英语论文结集而写的《求学奇遇记》；其三是两年前自己年届八十，科斯（Ronald Coase）在美国出版的刊物要以一整期为我打个招呼，我写了后来翻为《一蓑烟雨任平生》的学术历程回忆。

其实以篇幅论，上述三者只不过是一些片段的回忆，算不上是什么传记。这里再回顾《佃农》，我转换一下角度，说一些此前没有多说的。

多年以来，要求我写自传的朋友可真不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回港工作后三年，《信报》的林山木就催促我写自传了。之后类似的其他人的要求不少，而最有说服力的是两年前世界银行的徐立新在一篇英语文章中以一整段提出这要求。

我曾经说，自传是一个伟人才有资格尝试，而我不是伟人。问题是我无从阻止外人写我的传记。

这些日子我听到长沙朱锡庆要写，成都高小勇要写，可能还有大连的王玉霞和北京的向松祚。他们要怎样写我当然管不着，但自己提供一些零散的资料不一定是坏事。需要的是自己衷心直说一些已往。

不务正业惹来非议

记得一九六〇年在加大念本科一年级时，选修心理学，教授说上苍给予人类的一项厚礼，是让我们的记忆力短暂。该教授说要是人类的记忆历久不去，频频记着不幸的已往，生命会苦不堪言。我当然同意，记着的永远是自己引以为傲的事，不幸的一下子就忘记了！

无可置疑，我是个频频惹来争议的人。基本上与我无干。自己喜欢做的历来是自己的事。我不管他人，但他人却喜欢管我，是我在两岁又三个月开始知事而今天还记得的日子开始的了。这样长大，习惯了，外人怎样说我懒得管。有点不幸，因为在学问的争取上我有两项行为惹来非议无数！

第一项是我喜欢在街头巷尾到处跑，也参与过多项不同的生意。这些使不少人认为我不务正业，放弃了学术。主要是在八二年我回港工作后才惹来

这样的非议。我自己的看法，是经济研究是一门实证科学，真实世界是这门学问唯一的实验室，天天在街头巷尾跑是天天在实验室操作了。另一方面，不参与多项生意，一手资料不容易获取。我曾经几次提及，最愚蠢的学者，是那些试图解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

美国的朋友不同：他们欣赏我做实地考察的习惯。一九七三年，我在华盛顿州跑果园而写出《蜜蜂的神话》，他们大声叫好。一九七五年回港度假，我跑到多家电影院观察，回美后只两天写成《优座票价为何偏低了？》，他们又叫好。七十年代在美国加州，因为一项反托拉斯的顾问工作，考察石油工业，我跑油田与油厂，写出的两份厚厚的报告，阿尔钦认为是他读过的最精彩的实证研究。

今天我非常遗憾，因为这两份厚逾两英寸的长报告是顾问工作，不能发表。当时不仅阿尔钦叫好，标准石油的朋友称之为《圣经》。是复杂无比的工业，行内的专业人士各自专于各自的部门，对整个行业的多个部门加不起来一起看。他们要带我到处观察，提供我要求的所有文件，让我把零散的加起来，得到一幅完整的绝妙图画，他们才知道发生着的是怎么一回事，而我能成功地解释的只是石